

小小说

两座碑

胡家胜

在进入金银湾村的山垭上，有两棵合抱粗的柏树，这两棵柏树像两把擎天巨伞，一年四季为路人遮风挡雨。在柏树下，有两座庄严的石碑，上面刻着熠熠生辉的红星。一座是红军烈士田彪山的，1934年牺牲在鸡公垭的阻击战中。一座是解放军战士田滚滚的，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牺牲在南疆，是一位滚雷英雄。

田彪山的石碑是解放后田发喜的爹打的。田滚滚的石碑是后来田发喜打的。起初，田发喜打碑还让人产生过误会。

叮当、叮当
听见铁锤碰击钢铎的声音，金银湾的人都知道，老石匠田发喜在为自己打碑。

昏黄的马灯下，发喜老汉戴着老花眼镜，一手持锤，一手握着钢铎，正对着一块青石碑面精雕细琢。经过反复地打磨，青石碑面泛出了绿豆色，溜光得能照出人影。

发喜老汉给别人打了一辈子石碑，有的高大气派，有的虽矮小却不失精巧，在凤冠山下的四邻八寨，谁都夸他的手艺，谁都想做他的徒弟。

岁月在发喜老汉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头上的青丝巾与染霜的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瘦小驼背，双手青筋凸起，微微颤抖着，半斤小铁锤仿佛千斤重，有时还打偏，伤着手，他的手指上缠满了胶布。发喜老汉这辈子只收过一回徒弟，并按乡里规矩请了 鲁班酒。 徒弟是金银湾里田老爹的那根独 苗 滚滚。滚滚那年高考落榜，正灰心丧气，那日见发喜老汉在村口的老柳树下，给过世的麻么婆打碑，便蹲下来观看。

喜爷，您老无儿无女，这把年纪还干力气活，哪嘛不觉苦呢？

苦？哈哈哈！ 发喜老汉停下手里活，一阵爽快 的笑，顺手摘下别在腰巾上的酒葫芦，咕噜咕噜几口后，抹抹嘴说： 是苦，苦中有乐嘛。来，你小子也喝一口，尝尝味。

滚滚迟疑地接过酒葫芦，抿了一小口，眉头皱成了疙瘩。这酒好烈好苦好辣啊。滚滚烧红了脸。

一阵山风吹来，柳絮翻飞飘舞。
过日子也像这酒，哈哈哈！ 发喜老汉又是一阵爽快 的笑。滚滚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勾下了头。

滚滚做了发喜老汉的徒弟。做得极认真。

唉，人老眼花，打不出过水平。 发喜老汉怔怔地望着石碑，喃喃自语。他拧长了马灯捻芯，昏暗的灯光一下亮了许多。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半月，从碑的构图、造型、刻字、镂花，都仔细推敲，发誓要打好最后一块碑。这块碑的石料是半年前在山里放炮炸的，然后花了一桌酒席请人抬回来。石料细腻，隐隐地现出龟纹。龟纹石，龟纹石，有人惊呼。 啧啧，这料好，千年不烂。 抬料人咂着嘴巴，中间竟然有人出高价要买。发喜老汉只是笑。大家晓得，这是他自己准备的。

滚滚做满两年徒弟，出了师。滚滚说： 师傅，您无儿无女，我就是您儿子，我为您养老送终。 发喜老汉听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然而，这年冬天，滚滚入伍参军了，在村口，发喜老汉攥着滚滚的手： 徒儿，喜爷只求你一件事，不管你当官了，还是远走高飞了，一定要回来给我打块碑，算你没白喝那口酒。 滚滚望着师傅，哽咽着说： 嗯，您放心，到时候尽我本事。

徒儿，好走。
师傅，留步。

于是，一人站在村口打望，一人慢慢出了村口
滚滚没为发喜老汉打成碑，他牺牲了。听广播里讲，滚滚是在前线为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时滚雷牺牲的，他的鲜血染红了南疆的木棉花 发喜老汉没有哭，却猛猛地喝酒，他觉得当兵的唯有死才壮烈，死才光荣。不然，要你当兵干啥？同时，他又深深地惋惜： 滚滚那身手艺好。 他按金银湾最隆重的祭奠，为滚滚焚了纸，烧了香，祭了酒。

金银湾好几天没听见那铁锤碰击钢铎的声响了，大家正在纳闷、猜疑。这时，发喜老汉的隔壁邻居山婶跑来，慌慌张张地对人说： 发喜老汉病了，尽说胡话，老远都听得到，门反锁着，不让进。 末了，又补充道： 这怎么行，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有人提醒： 先抬到医院再说。

大伙撞开了发喜老汉的屋门，只见发喜老汉静静地躺在床上，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安详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发喜老汉走了，为自己打完了这座碑，连向乡亲们告别一声也没来得及，就无声无息地走了

横在床前的青石碑上，马灯还在放着昏黄的光。灯座下压着厚厚的一大摞黄草纸，旁边的酒葫芦盛满了酒。村长捧起那摞草纸，突然触电般地惊叫起来： 怎么？这碑是给滚滚打的！

众人看到，那摞黄草纸的最上一页用狼毫小楷工整地写道： 乡亲们，我走了，这碑是给滚滚打的，请立在村子垭口的古柏树下。

从此，金银湾的垭口上有了两座烈士石碑。

带着心灵去旅行，在木油潭驻足。

秋风清浅，漫天碧透，木油潭宛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子，横卧四都乡野，和沅溪相交，与牧笛溪毗邻。

其潭，是从奇形怪状的石缝里蹦出来的。乍一见，明明眼前尽是巨石，可拐个弯儿，抹个角儿，就有了水，有了潭，且华华丽丽入了眼，神奇得不像话。

潭水，深浅不一，或急或缓，清澈透亮，一如玉浆。深潭，幽暗沼泽，深不见底。静坐潭边，与其对视，眼眸中便开出一朵花，长出一片草，吹来一阵清凉的风 渐渐地，潭便随着心境有了变化。哦哦，这碧绿的潭水，已勾走了我的心，让我感到飘渺灵动。这当儿，你想着它是美好的，它就是美好的。你想着它的神秘，似乎水里会立刻钻出一条美人鱼来。我睁着眼睛，屏住呼吸，就这样与深潭对视，挑战着大自然的高深莫测与魅幻魔力。

一个人的深潭，精彩哩。
浅潭，静如处子，温婉可人，在阳光的照耀下，能一眼望透潭底。不大不小，不规不矩的鹅卵石光滑圆润，如憨态可掬的玩偶，在水里清晰可见；青苔吐着绿意，在水影里肆意舒展身姿，鱼们在鹅卵石和青苔间东躲西藏，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是那么悠然自得。急流处，水花打着滚

一个人的深潭，精彩哩。

阳光透过河柳的枝桠，将斑驳陆离的光影投射河面，捉鱼摸虾的孩童们，许是一不小心发现了阳光的秘密，不经意间，孩童们齐刷刷地浮出水面，和着这迷人的光影尽情玩耍嬉戏。

木油潭沸腾了，乡野也沸腾了。



甜 苗 青 摄

木油潭行吟

钟慧梅

儿，翻着身儿，轻盈灵动，如调皮的孩童，亲吻你的脚踝，又嘻嘻哈哈、叽叽喳喳跑开。

我光着脚丫，浸润溪水，踩着鹅卵石，来回走动，脚板又疼又痒，麻酥酥的，走完之后却是无比舒坦。这样的态势，勾引我又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让脚和鹅卵石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在急流潺潺的声响里，孩童们光着屁股，一头扎进清亮亮的浅潭里，或来几组 百里浪，跃入潭中，激起千层浪；或摔几回 水上漂，浮在水面，展示高超泳技；或扎几个 猛子，潜入水底，捉鱼摸虾

河柳，把根深深扎进河滩，把枝叶放肆伸向天空，然后，抬头挺胸，矗立在天地间。站立树下，昂首凝视，似乎都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自然界的能量在向我逼近，让我不得不正视自己，昂扬向上，向阳生长。不远处，几棵河柳树兜，斜卧河滩，沧桑厚重，它成了我眼中绝佳的艺术品，让我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转动镜头，按下快门，定格它的美妙。

阳光透过河柳的枝桠，将斑驳陆离的光影投射河面，捉鱼摸虾的孩童们，许是一不小心发现了阳光的秘密，不经意间，孩童们齐刷刷地浮出水面，和着这迷人的光影尽情玩耍嬉戏。

木油潭沸腾了，乡野也沸腾了。

远山如黛，啾啾鸟鸣。

田野在微风里翻开波浪，成为大自然笔下浓墨重彩的油画。红的灿烂，黄的精彩，绿的极致，白的雪白

随着日子的游历，在田间地头一层层铺垫又一层层叠加，丰收的节奏被秋风拉紧，稻子供着背，弯着腰，在稻田里挨挨挤挤。辣椒在地头一夜爆红，黄的南瓜、白的冬瓜如同胖娃娃一般，在园子里酣睡 整个田原斑斓多姿，流光溢彩。

黄昏，阳光透过青黛的山岚散发出耀眼七彩光晕，一环又一环的照耀着木油潭，在山岚间飘逸，在潭水里缭绕，在田野里娇媚，在吊脚楼里多姿，在我心里温婉。

我彻底沉醉！

入夜，木油潭退怯一天的热闹，安静下来了。

月亮从河对面的山岚爬了上来，银盆般的悬挂在山顶。山野被初秋清新的风轻抚、慰藉，斑驳的烙印被秋阳整理、洗涤。我裹一块西兰卡普斜躺在天地之间，听潺潺流水，看云卷云舒。眼睛越过久违的岁月梦境和时光脉络，与山对视，与水眺望，与星回眸，与月对饮，与天空私语，与木油潭低吟 此刻，我是如此渺小。耳鼓，有啾啾虫鸣，有潺潺流水，有夜风婆娑，我枕在木油潭强劲而柔和的臂弯里，香甜入梦

今夜，月光为你盛开（外三首）

今夜，月光为你盛开 为日日夜夜的牵挂盛开 为你小小的 朴素的心愿盛开	捧月光的人 知道月光 从来不会辜负那份信任 不会辜负 一颗心系故土的灵魂
今夜，月光为我盛开 为千千万万 善良的人们盛开 月光涤荡了一切尘埃 整装待发的幸福 在泪水丰盈的想象中 奔跑	乡村的月光 广袤的田野给了月光 足够任性的理由 要再皎洁一些 再柔和一些
一缕秋风 把酒在屋顶的月光 吹到乡间的路上 一层又一层 乡间的路 就成了一条条光明大道	月光在树冠上跳舞 调皮地钻进叶的缝隙 洒落一地斑驳 把一些绿叶对根想说的话 做了深情地传达
淳朴的乡村 对月光充满敬意 月光对乡村的慷慨 令人动容	月光如水 月光流进村庄 漫过茂密的庄稼 漫过树梢 屋顶
我斟满一杯清酒 敬远方 千种相思 万般柔情 借今夜月光 就热泪两行 饮尽那份惆怅	月光盛开的夜里 密集的相思 在那个 月光盛开的夜里 一瓣一瓣 飘向远方
很轻很轻的月光 像你的手 抚摸着我的头 而我 默默地感受 那芬芳的时光	我知道 你的掌心 始终有一轮 盛开着的月光 就像在我的心中 永远藏着一个 圆圆的月亮

年纪大了，免不了怀旧，一怀旧，往事就疯长，漫山遍野，蒙太奇镜头一般，时空交错，来去自如。

某天，一个小时候的同学突然打电话，要我帮点小忙，正好我曾经在那个单位工作过，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便欣然从之。要是时间可以倒流，我们都能逆流而上，回溯到上学那时候，打死我都是不会帮助他的。对他，说心里话，我只有恨。正是这件事，恰好勾起了小时候我那无穷无尽的恨意。

恨他的远不止我一个，除了那些人高马大的同学外，大家都忒不喜欢他。他抽烟，臭烘烘的嘴巴像烂泥坑一样，还故意对着别人的脸吹气，恶心得很。这很有可能我成年后，一直不抽烟的缘由。他欺负人，中午简直是我们的噩梦。那年月，好像没有睡午觉的概念，同学们就在寝室里追赶打闹。他个子比较高大，有事没事就用被子死死地压住我们这些小同学，我是其中之一。被压在里面，好久好久没有松开，不能呼吸，不能动弹，那时那刻，好无助，好痛苦，感觉自己都快要死掉了。他霸道，我们上学那会儿有点儿苦，来学校要自己背上米和菜，不管山路有多遥远，道路多崎岖。这些辛辛苦苦弄来的东西，到学校后要受到他的盘剥，劫难后的我们难免就要饿肚子，很长时期内，饥饿都是一种隐隐的痛楚。由痛生恨，由恨生恨，我发誓，将来一定要超过他，打败他，报仇雪恨

小时候，我恨的人不止一个，那是因为从小备受欺负的恶果。另外一个小学同学也让我恨了好长一段时间。小学一二年级我是在组上的片区小读的书，三四年级就要到村上的学校去。村小有公路，有汽车，第一次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好大好大。我是生长在偏远的山坡上的孩子，没见过世面，胆小害羞，怯懦孤独。在村小就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一个姓李的和他的姐姐最讨厌，他们喊我 湾里的人 坡上的人，吐口水、不准进教室、挨打等厄运时有发生。这些都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自信心。我心中的恨，由他们延伸到我的父母乃至祖上，为什么要住在那个杳冥里呢。这个恼火的问题生根发芽，野蛮生长，就这样深深埋在了心里，直到考上大学后才慢慢释然。

说来好笑，在偶然的一次聚会上，我和姓李的同学遇上了。一群同学推杯换盏，借着二两猫儿尿 的劲头，大家回忆起儿时的点点滴滴，嘻嘻哈哈，其乐融融，丝毫没有拘束与距离。说到如何欺负人，那同学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举起酒杯要为那时的年少轻狂赔礼道歉，然后一饮而尽。看到他被生活打磨后依然清瘦的脸，我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席间的那些当初的小个子同学们好像也没有曾经的恨了。这就是所谓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吧！

成长的路途很艰辛，恨意还那么多，这真的有点超出自己的认知水准。

我恨家里那头油毛水光的老黄牛，是它夺走了童年多少个清晨的美梦。前三十年睡不醒那是真的。头天晚上父母扯着耳朵交代的事，早上要放牛、要放牛，可第二天早上就是醒不来。腾云驾雾的梦中总是闯进敲门声，呼喊声，责骂声。气呼呼地起床，极不情愿地赶着老牛向那水草丰美的地方出发，稍微看牛不顺眼就使劲抽它，还恶作剧用肥美的嫩草包上辣椒喂它吃，捉弄它，惩罚它。可这种解气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初中时候，家里困难，这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就被卖掉了，随着童年去了远方。

我还恨自己从小身体不好，责怪父母没有生就一副好皮囊。隔三差五就生病，那种锥心的疼痛纠缠着，折磨着；赤脚医生银闪闪的药箱老是晃呀晃，恐惧着，躲避着，也使我心生恨意。少有的快乐，无趣的童年，还有那种漫无边际的孤独、害怕，以及山野乡村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病痛吞噬着我上学的决心和毅力，很小时候经常躲进深山老林，混到太阳下山，每当炊烟袅袅升起时，才病怏怏地回家，启蒙老师就送了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美名。稍微大点，又有多少次心生辍学的念头，最终还是心有不甘勉强坚持走下来，还走到了底。

我也恨学校门口那些悠悠荡荡的鸭子，以及那个批着蓑衣戴着斗笠满脸皱纹的赶鸭人。每到学生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赶着鸭子不紧不慢的来了。我很是奇怪，难道他不知道？吃过饭，学生们还得用溪沟里的水淘米蒸饭，为下一顿打下伏笔呢。鸭子们稀里哗啦一过，溪水浑了，鸭屎味儿浓了。可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谁不害怕老师的鞭子呢，赶紧俯下身子，用嘴巴吹一吹，舀水，淘米，一切皆成自然，好像根本就没有干不干净这一说。

我更恨的，还有那个不知名的曾经偷偷拿走饭盒的同学，每次放寒暑假，使上喝奶的劲都没能牵动的被子和书籍，那些怎么走也不走短的羊肠小路，以及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多少个日子来来往往，这些恨事跟随我一起成长、成熟，慢慢变老，逐渐遗忘。到现在，以前的恨已经不是恨，经历的事也都不是事。所谓过往，皆成序章了。

还记得，释迦牟尼说过： 这辈子，无论你遇见谁，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绝非偶然，这个人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爱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恨你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你恨的人，让你强大和奋起。每一个人的出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我终于明了，那些我曾经恨过的人和事，其实是来渡我的吧。



王辉

恨事已